

魏晋南北朝卷

杨仲义 编注
郭预衡 主编

中华 名赋集成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1222.4
19
:2

中华名赋集成

郭预衡 主 编
杨仲义 副主编

魏晋南北朝卷

杨仲义 编 注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序

赋“兴楚而盛汉”，为汉“一代之文学”，乃古今共识。但从赋文学的角度看，汉之“盛”主要是指创作风气之盛和赋家赋作之多，并不意味着艺术和美学水平的登峰造极。而汉末魏初、魏及西晋、东晋、刘宋、齐梁陈、北朝各段之赋，虽然水平并不平衡，甚或还有因袭、倒退的现象，但总的看来，魏晋南北朝时期却是赋文学超前启后、成就最辉煌的时期。其要点可条缕如下：

第一，从体式、结构来看，汉赋有四体，即骚体赋、散体大赋、小赋（包括抒情、咏物两类）、杂赋（包括设论体和七体）。但主体是大赋。其结构安排一般是“履端于倡序”、“极声貌以穷文”、“归余于总乱”（刘勰《文心雕龙·詮赋》），即开头“述客主以首引”；中间是欲擒故纵，主客铺陈；最后曲终奏雅，作一归结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也有四体，即俳赋（又称骈赋）、小赋、杂赋、大赋。大赋如左思的《三都赋》、成公绥的《啸赋》、木华的《海赋》、郭璞的《江赋》等，是对汉代散体大赋的袭仿。杂赋有曹植的《七启》、郭璞的《客傲》等，是对汉代杂赋的仿效。小赋如陆机《叹逝赋》、陶渊明《感士不遇赋》之述志，祢衡《鹦鹉赋》、阮籍《猕猴赋》之咏物等，是对汉代小赋的继承和发展。但俳赋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赋之新体和主要赋体，它萌芽于建安，成熟于太康，完善于刘宋，至庾信而达到光辉的顶点。这种新赋体一开篇即直抒其情，直咏其物，没有汉大赋“述客主以首引”的老套

子；结尾也不用“归余于总乱”作结，而是常用“歌曰”升华全赋主题，用感叹加重抒情色彩。这显然更适宜灵活自由的抒情叙事。

第二，就题材内容而论，汉代大赋的作者多是汉皇室的“言语侍从之臣”，其作“进御之赋”的目的在于“润色鸿业”、“讽谏劝美”，所以作品的内容多是描写京都郊邑、宫殿林苑、田猎出巡的壮盛。尽管那些气势宏阔的描写也可见出作家情感的热烈奔放，但它毕竟是重在体物，而不是为抒情而作。至魏晋南北朝时，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。社会政治由稳定一统变为分裂动荡，赋作者作为一般士人，或常怀“忧生之嗟”，或饱受家国之悲；整个思想文化界亦处在儒学衰落、个性伸张的时代氛围中。赋作者作赋并不是为了什么“通讽谕”、“尽忠孝”，而是为了宣泄个人的情感，且缘事而发，题材广泛。有咏物寄情，物我合一的（如祢衡的《鹦鹉赋》、张华的《鹤鹤赋》），有登山临水，写景抒情的（如王粲的《登楼赋》、谢庄的《月赋》），有写爱情婚姻的（如曹丕的《寡妇赋》、萧绎的《荡妇秋思赋》），有写随军从戎的征行之感的（如应玚的《撰征赋》、潘岳的《西征赋》），有讽刺世态人情的（如仲长敖的《覈性赋》、鲁褒的《钱神论》），有将抒情与叙事、写景紧密结合的（如鲍照的《芜城赋》、江淹的《恨赋》和《别赋》）。这种由“体物”、“尚义”到抒情、尚气的转变，绝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特点，而是事关赋体文学前途命运的一次大解放。本来，中国最早的纯文学（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）是以抒情为其基本美学特征的。“受命于诗人，拓宇于楚辞”的汉赋，理应沿着这一抒情道路向前发展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赋文学。但它却为儒教思想束缚，变成了为统治者唱赞歌的御用文体，缺少甚至没有作者自己的真情实感。长此以往，赋体只能被禁锢在一个狭小

的死胡同窒息而死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一转变，大大增强了赋体的文学性和社会性，使赋从此可以以一种抒情文学文体的资格置身于文学之林，成为社会上广大士人抒情言志的工具。紧跟其后的律赋虽是魏晋南北朝赋文学发展道路的反动，但绵延不断的唐代小赋和艺术水平很高的宋代文赋，却使这一转变所形成的抒情传统得到了承传发展。

第三，在语言修辞方面，汉代大赋是一种讲求铺排夸饰的韵文。它奠定了赋对语言形式美的追求。与汉大赋相比，魏晋南北朝赋作者对赋的审美追求更自觉，赋的语言形式显得更工巧精丽。这主要表现在：对偶已不像汉大赋那样只是罗列对偶性的排比句式，而是既讲求外在的严整的四六句式对，也讲求内在意义上的词语对和意义对；用典也不似汉大赋之一味铺排堆砌，而是用明用、暗用、借用、活用等方式，将古事、古语融化在句子中，义存体匿，巧而有味；遣词造句也不像汉赋那样用堆砌丽辞藻绘求得华丽之美，而是把功夫下在炼意炼字、逼真写照上，因而精炼、传神，很有一些诗的意味；用韵也不是一般地做到大体押韵就行，而是受骈四俪六文和永明体诗的影响，更自觉地追求“五色相宣，八音迭奏”，平仄相间，音韵谐畅。对于魏晋南北朝赋家在语言、形式上的这些审美追求，古今论者常多微词。实际上，感情的抒发并不排斥辞采的精艳。将发自肺腑的真实感通过妍丽华美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，不但不是唯美主义、形式主义，反而倒是达到文学高境、艺术圣境的必由之路。梁代刘勰曾说：“情以物兴，故义必明雅；物以情观，故词必巧丽。丽辞雅义，符采相胜，如组织之品朱紫，画绘之著玄黄，义虽新而有质，色虽糅而有本，此立赋之大本也。”魏晋南北朝赋家自觉追求抒情性与形式美的统一，不仅是对赋体文学发展完善的重要贡献，也是对情采并茂的中

华传统文学发展的重要贡献，实在不该继续受到不公正的指责。

第四，从意象、意境的创造来看，汉代大赋是以体物浏亮、夸饰铺排为其主要特点的。赋家把眼光投向客观外物，写物图貌“苞括宇宙，总揽人物”，作品中自然充满繁多的物象、事象。但可惜他们不注重创作主体情感的抒发，不对所描写的物象、事象本身进行具体的情意观照。置于结尾部分的“要言妙道”、讽谕之义，常常只是一个外加的尾巴，并没有融入它所铺张的景物之中。因此赋中的景物描写只是一般的物象、具象，而谈不上什么意象创造。已从体物转向抒情的魏晋南北朝赋显然与此大不相同。它们不论写景叙事、咏物抒情，还是“援古事而证今情”、“引彼语以明此义”，都能将自己的感情融入其中，使景含己情，物含己情，典含己情。正如有人评论说江淹《别赋》“起四字无限感慨，一篇之骨”，谢庄《月赋》是“只写月夜之情，非为赋月也”。这就使文中的物象、事象情意隽永，耐人寻味，变成了真正的艺术意象，创造出了虚实相生、境生象外的诗的意境。这一点，汉代大赋是难望其背的。

作为一个中型选本，本卷所选基本上包容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赋的名家名篇，只有少数长篇如阮籍的《大人先生传》、嵇康的《琴赋》、潘岳的《西征赋》未能收入。限于“前言”体例，以上所说四点也只是点到而已，并未展开论证，读者可结合篇后所加“说明”，自去体味。

杨仲义

目 录

序	杨仲义	1
鹦鹉赋	祢衡	329
箏 赋	阮瑀	335
登楼赋	王粲	338
止欲赋	陈琳	342
大暑赋	刘桢	344
撰征赋	应玚	346
寡妇赋	曹丕	348
洛神赋	曹植	350
幽思赋	曹植	359
猕猴赋	阮籍	361
李 赋	傅玄	365
思旧赋	向秀	367
酒德颂	刘伶	370
啸 赋	成公绥	373
芙蓉赋	夏侯湛	381
污卮赋	傅咸	383
春花赋	王劭之	385
鸕鹚赋	张华	387

秋兴赋	潘 岳	392
钱神论	鲁 褒	397
文 赋	陆 机	401
思亲赋	陆 机	417
叹逝赋	陆 机	419
蜀都赋	左 思	425
离思赋	左 芬	447
贫家赋	束 皙	450
覈性赋	仲长敖	453
海 赋	木 华	456
江 赋	郭 璞	468
游天台山赋	孙 绰	487
归去来兮辞	陶渊明	495
感士不遇赋	陶渊明	500
闲情赋	陶渊明	508
怨晓月赋	谢灵运	515
雪 赋	谢惠连	516
月 赋	谢 庄	523
芜城赋	鲍 照	529
尺蠖赋	鲍 照	534
登大雷岸与妹书	鲍 照	537
愍衰草赋	沈 约	544
菊 赋	卞伯玉	546
高松赋	谢 朓	547
恨 赋	江 淹	551

别 赋	江 淹	556
北山移文	孔稚珪	564
冬草赋	萧子晖	572
思归赋	袁 翻	574
拟若有人	张 纘	578
采莲赋	萧 纲	579
秋风摇落	萧 绎	581
荡妇秋思赋	萧 绎	583
鸳鸯赋	徐 陵	585
春 赋	庾 信	587
对烛赋	庾 信	592
枯树赋	庾 信	595
小园赋	庾 信	601
哀江南赋	庾 信	612
伤心赋	庾 信	653

鹦 鹉 赋

祢 衡

时黄祖太子射宾客大会^①，有献鹦鹉者^②，举酒于衡前曰：“祢处士^③！今日无用娱宾^④，窃以此鸟自远而至^⑤，明慧聪善，羽族之可贵^⑥，愿先生为之赋，使四座咸共荣观^⑦，不亦可乎？”衡因为赋，笔不停缀^⑧，文不加点^⑨。其辞曰：

惟西域之灵鸟兮^⑩，挺自然之奇姿^⑪。体金精之妙质兮^⑫，含火德之明辉^⑬。性辩慧而能言兮^⑭，才聪明以识机^⑮。故其嬉游高峻^⑯，栖峙幽深^⑰。飞不妄集^⑱，翔必择林。绀趾丹觜^⑲，绿衣翠衿^⑳。采采丽容^㉑，咬咬好音^㉒。虽同族于羽毛^㉓，固殊智而异心^㉔。配鸾皇而等美^㉕，焉比德于众禽^㉖？

于是羨芳声之远畅^㉗，伟灵表之可嘉^㉘；命虞人于陇坻^㉙，诏伯益于流沙^㉚；跨昆仑而播弋^㉛，冠云霓而张罗^㉜。虽纲维之备设^㉝，终一目之所加^㉞。且其容止闲暇^㉟，守植安停^㊱；逼之不惧，抚之不惊；宁顺从以远害，不违忤以丧生^㊲。故献全者受赏^㊳，而伤肌者被刑^㊴。

尔乃归穷委命^㊵，离群丧侣；闭以雕笼^㊶，翦其翅羽^㊷；流飘万里^㊸，崎岖重阻^㊹；逾岷越障^㊺，载离寒暑^㊻。女辞家而适人^㊼，臣出身而事主^㊽；彼贤

哲之逢患^④，猶栖遲以羈旅^⑤。矧禽鳥之微物^⑥，能馴擾以安處^⑦！眷西路而長懷^⑧，望故鄉而延伫^⑨。忖陋體之腥臊^⑩，亦何勞于鼎俎^⑪？

嗟祿命之衰薄^⑫，奚遭時之險巇^⑬？豈言語以階亂^⑭？將不密以致危^⑮？痛母子之永隔，哀伉儷之生離。^⑯匪余年之足惜^⑰，愍眾維之無知^⑱。背蠻夷之下國^⑲，侍君子之光儀^⑳。懼名實之不副^㉑，耻才能之無奇。羨西都之沃壤^㉒，識苦樂之異宜^㉓。懷代越之悠思^㉔，故每言而稱斯^㉕。

若乃少昊司辰^㉖，蓐收整轡^㉗。嚴霜初降，涼風蕭瑟。長吟遠慕^㉘，哀鳴感類^㉙。音聲淒以激揚^㉚，容貌慘以憔悴。聞之者悲傷，見之者隕淚^㉛。放臣為之屢嘆^㉜，棄妻為之歔歔^㉝。

感平生之游處^㉞，若壘簾之相須^㉟；何今日之兩絕^㊱，若胡越之異區^㊲；順籠檻以俯仰^㊳，窺戶牖以踟躕^㊴；想昆山之高岳^㊵，思鄧林之扶疏^㊶；顧六翮之殘毀^㊷，虽奮迅其焉如^㊸？心懷歸而弗果^㊹，徒怨毒于一隅^㊺。苟竭心于所事^㊻，敢背惠而忘初^㊼？托輕鄙之微命^㊽，委陋賤之薄軀；期守死以報德^㊾，甘盡辭以效愚^㊿；恃隆恩于既往^㊽，庶弥久而不渝^㊿。

【說明】祢衡（173—198），字正平，平原般（今山東臨邑東北）人。為人傲岸不群，剛正不阿，曾折辱曹操，侮慢劉表，辱罵黃祖。被黃祖殺害時僅二十六歲。

祢衡為曹魏時辭賦名家。《鸚鵡賦》乃其自況之作。雖是于黃祖長子座上即席賦就，但滔滔汨汨，氣勢酣暢，文無加點，辭

采甚麗，足見其性氣之高，處境之悲。本賦选自《文選》。

【注釋】①太子射(yì)：黃祖長子黃射。時黃祖為江夏太守，于軍閥割據之際猶如一方之王侯，故稱其子為太子。

②鸚鵡：《山海經·西山經》：“黃山……有鳥焉，其狀如鴛，青羽赤喙，人舌能言，名曰鸚鵡。”

③處士：未仕或不仕的士人。

④無用：無以，沒有可以用來……。娛：娛樂，作動詞用。

⑤竊：謙詞，私自，私下。

⑥羽族：鳥類。

⑦榮觀：榮耀。

⑧綴：綴文，寫文章。

⑨點：修改文章。以上為後人所加之序。

⑩惟：句首語氣詞。西域：西部地區。鸚鵡產于甘肅隴山一帶，故稱西域靈鳥。

⑪自然：天然。

⑫金精：西方之精氣。鸚鵡產于西方，故言其體含金精妙質。

⑬火德：猶言“火精”。明輝：光輝。鸚鵡羽毛色彩美麗，而喙為紅色，十分嬌艷，故曰：“含火德之明輝”。

⑭性：天性。辯慧：善辯聰慧。

⑮識：識別，察知。機：事物變化的徵兆。

⑯嬉：戲耍。高峻：指高山。

⑰峙(zhì)：立。幽深：指深谷。

⑱妄：胡亂，隨便。集：鳥停息在樹上。

⑲紺(gàn)：深青帶紅。趾：腳。觜：同“嘴”。

⑳衣、衿：指鸚鵡的羽毛。翠：青綠色。

㉑采采：茂盛的样子。

㉒咬(jiāo)咬：鳥鳴聲。

㉓族：類。羽毛：鳥類。

㉔固：本來。殊智：智慧不同。異心：心志特異。

㉕配：匹配。鸞皇：即鸞鳳，鸞鳥和鳳凰。等美：一樣美。

㉖焉：何能，怎能。比：類似，等同。

㉗芳聲：美名。暢：暢達。遠暢：傳到遠方。

㉘偉：特異。靈表：美好的外表。嘉：贊美。

⑳虞人：古代掌管山澤田獵的官吏。隄（dī）：指隄山。一名隄阪。

㉑詔：命令。伯益：即伯翳。《後漢書·蔡邕傳》“昔伯翳綜聲于鳥語”注：“伯翳即秦之先伯益也，能與鳥語。”流沙：指西方荒漠之地。

㉒昆侖：昆侖山，此泛指高山。播：布設。弋（yì）：用系有細絲繩的箭射鳥。此指箭。

㉓冠：覆蓋。羅：羅網。此句是說在極高處張設羅網。

㉔綱維：羅網上的大繩，此指羅網。備：完備，齊全。

㉕目：網眼。一目之所加：指真正加諸鳥身卡住鸚鵡的，只是羅網的一目。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：“有鳥將來，張羅而待之。得鳥者羅之一目也。”

㉖容止：儀容舉止。閑暇：從容不迫，毫不驚恐。

㉗守植：守道，立志。柳宗元《凌助教蓬屋題詩序》：“守道端莊，植志不回。”此指鸚鵡在任何情況下都能保持正常，從不惊慌失措。安停：安然停立。

㉘違忤（wū）：違背。指違逆人意。

㉙全：指軀體完好無損的鸚鵡。

㉚傷肌：損傷鸚鵡肌膚。

㉛爾乃：於是。歸窮：歸身于困境。委命：听任命運擺布。

㉜閉：關。雕籠：雕飾的鳥籠子。

㉝翦：同“剪”。

㉞流飄：流轉飄移。此指被人帶往異地。

㉟重阻：險阻重重。

㊱逾：越過。岷：岷山。在今四川、甘肅交界處。障：障山。在今甘肅西部。

㊲載：又。離：同“罹（lì）”，遭逢。

㊳女：未婚女子。適：女子出嫁。

㊴出：獻出。事主：事奉君王。

㊵逢患：遭禍。

㊶栖遲：居住，淹留。羈旅：在外寄居作客。

㊷矧（shěn）：況且。

㊸能：意為“能不。”馴扰：馴服。安處：安于所居。

㊹眷：留戀。西路：西來之路。懷：想念。

㊺延伫：長久地站立等待。

㊻忖：思量。陋：丑陋。腥臊：腥臭難聞的氣味。

㊼鼎：古時烹飪器具。俎（zǔ）：切肉用的砧板。

㊽嗟：嘆。祿命：古時指人生興衰富貴的命運。衰薄：貧苦薄命。

⑨奚：为何。遭：遇，逢。險巇（xī）：艰险难行。

⑩阶：缘由，途径。阶乱：致乱的途径。

⑪将：抑或。密：缜密。致危：招致危险。《周易·系辞》：“乱之所生也，则言语以为阶。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，凡事不密则害成，是以君子缜密而不出也。”

⑫伉（kàng）俪（lì）：夫妻。

⑬匪：同“非”。

⑭愍（mǐn）：哀怜。雏：指小鸚鵡。

⑮背：离开。蛮夷：古代泛指中原以外的少数民族。下国：指小国。“蛮夷之下国”是鸚鵡对出生地的谦称。

⑯侍：侍奉。君子：指主人。光仪：光辉的仪容。

⑰副：符合。

⑱西都：指长安。沃壤：土地肥美。

⑲宜：合用，共享。异宜：不能共享。意思是说长安虽富庶，但人以为乐，而我以为苦。

⑳代：古郡名，在今山西、河北北部交界处。越：南越，今两广地区。悠思：长久的思念。《古诗十九首》：“代马依北风，越鸟巢南枝。”代马、越鸟之思，均是怀念故乡。

㉑斯：此。指代马、越鸟之思。

㉒若乃：至于。少昊（hào）：传说中的部落首领。司辰：掌管季节时令。

㉓蓐（rù）收：西方神名。主管秋季。轡：马缰。整轡：指驾车出行。司秋之神出行，意味着秋天来到。

㉔慕：思念。远慕，即思念远方的故乡。

㉕感：感念，怀念。类：同类。指其它鸚鵡。

㉖激扬：感动激奋。

㉗陨（yǔn）：坠落。

㉘放臣：被放逐之臣。屡：多次。

㉙弃妻：被休弃的妇女。歔（xū）歔（xī）：同“嘘唏”，抽泣。

㉚感：感念，怀念。游处：指同游共处的伴侣。

㉛壎（xūn）：同“埙”，古时一种用陶土烧制的吹奏乐器。箛（chí）：同“篴”，古时一种竹制管乐。相须：相依，相赖。《诗经·小雅·何人斯》：“伯氏吹壎，仲氏吹箛。”毛传：“言相和也。”《诗经·小雅·谷风》：“习习谷风，维风及雨。”毛传：“兴也。风雨相感，朋友相须。”

⑩兩絕：兩相隔絕。

⑪胡：指北方。越：指南方。異區：不同的地域。胡越之異區：指相隔遙遠。

⑫順：沿着。籠檻（jiàn）：鳥籠子的柵欄。俯仰：指上下跳動。

⑬牖（yǒu）：窗戶。踟躕：來回走動。

⑭昆山：崑崙山。高岳：高峻的大山。

⑮鄧林：古代神話中夸父逐日棄下手杖，化為鄧林。此泛指森林。扶疏：枝葉繁茂的樣子。

⑯六翮（hé）：壯健的翅膀。殘毀：指鸚鵡被剪去翅羽，不能飛行。

⑰奮迅：奮起疾飛。焉如：怎麼能达到目的？

⑱果：實現。

⑲怨毒：怨惡，憤恨。隅：角。

⑳苟：且。竭心：盡心。所事：所事奉的人，即鸚鵡豢養者。

㉑敢：豈敢。背惠：背棄恩惠。初：指先前的恩惠。因當初捕捉者並未傷及自身，故言。

㉒托：與下句“委”同義，寄托。輕鄙：與下句“陋賤”同義，輕賤微薄。微命：與下句“薄軀”同義，微賤菲薄的性命。

㉓期：希望。守死：一直到死。

㉔甘：甘願。盡辭：盡其言辭。指模仿人言。效愚：獻出忠誠的愚蠢。指模仿的才能。

㉕恃：倚仗。隆恩：厚恩。

㉖庶：大概。弥久：長久。渝：改變。

箏 赋

阮 瑀

惟夫箏之奇妙^①，极五音之幽微^②。苞群声以作主^③，冠众乐而为师^④。禀清和于律吕^⑤，笼丝木以成资^⑥，身長六尺，应律数也，故能清者感天^⑦，浊者合地^⑧。五声并用，动静简易^⑨；大兴小附^⑩，重发轻随^⑪；折而复扶^⑫，循覆逆开^⑬；浮沉抑扬^⑭，升降绮靡^⑮；殊声妙巧^⑯，不识其为^⑰。平调足均^⑱，不疾不徐，迟速合度^⑲，君子之行也；慷慨磊落^⑳，卓砾盘纡^㉑，壮士之节也^㉒。曲高和寡^㉓，妙妓难工^㉔；伯牙能琴^㉕，于兹为朦^㉖；皷怪翕纯^㉗，庶配其踪^㉘；延年新声^㉙，岂比能同^㉚；陈惠李文^㉛，曷能是逢^㉜。

【说明】阮瑀（约165—212），字元瑜，陈留尉氏（今河南尉氏县）人。“建安七子”之一。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。曹丕《与吴质书》称“元瑜书记翩翩”。

《箏赋》寓意深刻，可见出其不群于俗之性。语言之朴素质实，亦体现了阮瑀赋的风貌。

文存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·阮元瑜集》。

【注释】①箏：一种拨弦乐器。古为竹身五弦，秦汉时为木身十二弦或十三弦。因战国时曾流行于秦，又名秦箏。

②极：指发挥到极点。五音：亦称五声，指古乐的五个音阶：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。幽微：精深微妙。

③苞：同“包”，包举。主：主宰者。

④冠：位居第一。乐：乐器。师：效法的榜样。

⑤禀：禀持。此指奏出。清和：清越平和。于：合于。律吕：十二乐律的统称。古乐律分阳律六，阴律六，合为十二律。后文所谓“律数”，即指此十二律。

⑥笼：此作动词用，编织。资：资质，品格。

⑦清：清切激扬。感天：应天。

⑧浊：低沉粗重。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：“气有涯垠，清阳者薄靡而为天，重浊者凝滞而为地。”所谓“感天”、“合地”，是说箏所奏出的清扬、沉浊之音，正应合了“清阳”、“重浊”的天、地之气。

⑨动静：指拨弦动作的轻重、行止。简易：指操作简便、容易。

⑩兴：起。附（fù）：同“抚”，按。“大兴小附”即猛起轻抚。

⑪发：拨动。重发轻随：指重拨之后又接着轻弹。

⑫扶：攀援，上举。折而复扶：指乐调先曲折回环，而后又向上扬举。

⑬循覆：循环翻转。逆开：反向张扬。

⑭浮沉抑扬：高低起伏。

⑮升降绮靡：指声音忽高忽低，欢快浮艳。

⑯殊声：超群出众，不同凡响。妙巧：美妙灵巧。

⑰识：知。为：制成。不识其为：不知它何以能奏出如此高妙的声音。

⑱平调（tiáo）：均匀调合。均：古乐器的调律器。《国语·周语》：“王将铸无射，问律于伶州鸠。对曰：‘律所以立均出度也。’”注曰：“均者，均钟，木长七尺，有弦系之，以均钟者，度钟大小清浊也。”足均，即合乎乐器调律器的要求。

⑲迟：缓慢。度：法度。

⑳慷慨：激昂振奋。磊落：指声音洒脱明朗。

㉑卓砾（lì）：高超，绝异。盘纤（yū）：萦回曲折。

㉒节：节操。

㉓和（hè）：唱和。曲高和寡：指箏所弹出的声音十分美妙，无以伦比。

㉔妓：同“伎”，歌女。工：精巧。

㉕伯牙：春秋时善弹琴者。《荀子·劝学篇》：“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。”能：有技能。能琴：善于弹琴。

㉖兹：此，指箏。朦：迷糊不清。

㉗敝（jiǎo）：清晰。悻：同“绎”，连续不断。翕（xī）：声音协和。纯：纯一不